



航拍青岛市美术馆建筑群。

艺术城市
“看气质”

□闫杰

“主要看气质”是个网络热词，用来通俗地描述艺术城市接地气。“知乎”上也有多个类似提问：一座城市的“气质”体现在哪些方面？你最爱哪座城市，它的“气质”是什么样的？

城市“气质”和艺术城市的说法有相通之处，说的都是城市内涵。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人独具魅力，一个富有艺术气息的城市令人向往。因为艺术具有塑造功能，又有溢出效应，对一个人是这样，对城市亦如此。

用“无用之大用”可以更为形象地描述艺术对于城市的塑造功能。说艺术“无用”，是指艺术不能直接作用于现实，艺术没有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对社会的反馈效应间接而又漫长。但与社会发展同质共进的艺术，于人类的进步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直接关系到人类精神的不断完善。如此说来，艺术对社会的用处又非常的重要，所以又说它有“大用”。

中央音乐学院原副院长周海宏在公开演讲中曾反复提及艺术到底有什么用，他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为了幸福！因为艺术能够培养我们的感性素质，提升感性智慧，美化我们的生活。艺术推动人类感性文明发展，在生活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学者刘彤的说法更为直接形象：“艺术城市”让城市建设“活”起来。以“艺术城市”理念探索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要基于城市特质资源，凝练城市主题文化，将文化纳入城市顶层设计，用文化规划引领城市发展；要以主题文化塑造城市环境，形成“唯一性”的特色城市；要将当地的特色文化与当地的产业有机结合，实现产城融合。

如此说来，探讨艺术城市的内涵，更多应该着眼多层次的体系。“艺术城市”兼具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体现着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以及市民的生存质量，沉淀着这个城市区域的历史文化品格，将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层面的内在凝聚力，体现为外在人居环境的吸引力。

有学者认为，艺术城市在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产生文化沉淀，不仅包括在时间足迹中进行的空间积累，也包括不易被其他城市模仿和“拷贝”的地域性和文化根植性，同时承载着城市居民人文哲学和艺术气质的认知与升华，它体现了物质性和精神性两种属性的完美结合。

基于上述梳理分析，笔者倾向这一界定：艺术城市是在城市特定发展阶段中，以城市为物质载体，展现艺术的精神内涵，以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为根本，将历史与现代的艺术化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有机结合，构建出特色化、可延续、能够引导思想和行动的有机体，逐步形成一种全新的艺术诠释方式和城市发展动力。借用武汉美术馆馆长梵枫的表述：“艺术城市是钢筋水泥和美的平衡，关键即在于城市与艺术的结合。”

根据上述界定，城市这一人类文明成果，强调艺术精神创造的相对独立性，全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人既是艺术城市的建设者，又是艺术城市的共享者。同样，城市载体和艺术内涵类似硬件与软件，基于既有发展的基础、当前的禀赋条件，只有软硬件结合成为有机体，才构成艺术城市完整的要素。而这一“有机体”，不但以全新方式阐释艺术城市，还可成为城市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近百年风雨变迁，这里依然
承载着城市公共文化的多元属性

大学路上 黄瓦红墙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阿拉伯式风格的“藏书楼”。

2021年5月，年届九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从兆桓，走进位于大学路和鱼山路交汇处的青岛市美术馆。他穿过黑色镂空铁艺大门，越过阶梯之上中式殿宇的山门，在院落中央的八角攒尖亭环顾这处延续近百年的风雨故园。

春末夏初，姹紫嫣红，正是老城最美时节的开端。这场特别的“游园”惊醒了久远的记忆，重新拼接起黄瓦红墙的国宝级院落纯真年代的风景与样貌。这里曾是从老的祖父从良弼耗尽半生心血、历时七年完成的旷世之作——青岛“万字会”的旧址，是他童年记忆中的百草园。

20世纪初始的青岛德占时期，大学路已是

青岛一条要道，它南接青岛村，北侧穿过起伏的丘陵，通往台东镇。1924年，胶澳商埠局督办高恩洪在这条道路上发起创办了私立青岛大学，先是利用道路东侧的原俾斯麦兵营作校舍，“大学路”由此得名。也就从那时起，这条青岛主街开始汇聚起诸多具有公共文化属性的建筑，一座现代城市初兴之时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的多元特质，以理性和自由的气息、面貌随道路伸展……从1933年至1940年，断续兴建的位于大学路和鱼山路路口的青岛“万字会”，即是其中的代表作。

这座建筑的设计者——从兆桓少年时就读的礼贤中学（今青岛九中）当时的校长、建筑设计师刘铨法一定不会想到，在近百年后网红打卡盛行的今天，“万字会”旧址最令人追捧的却是环绕建筑群的红色围墙，相对于大学路网红墙的热度，这座院落里中西合璧、不拘传统的建筑群反倒相对被“冷落”。

占地超过1万平方米的院落，最前端是罗马柱廊式建筑，玻璃穹顶天井让这里明亮悦目；中间的宫殿式建筑，采用了传统的歇山式屋顶，飞檐斗拱，气宇轩昂；东西两厢又具民间宅第的平和之态；大门后侧则是一座神秘的阿拉伯风格建筑，室内木质透雕花棂，呈现另一番意趣……这特有的三进式布局，将罗马柱廊式、中国宫殿式、阿拉伯式三种迥异的建筑风格汇集一身，彰显着大学路上历史文化积淀的厚重，以及彼时公共艺术设计天马行空的自由度。

金山博士所著《青岛近代城市建筑（1922—1937）》中，提及1933年初建之时，此处的地址是一条东西宽约50米、南北长约250米的狭长冲沟。最早兴建的，则是中间的中式大殿和后端的阿拉伯风格藏书楼，最后才是作为办公楼之用的罗马式建筑，拥有四根展示肃穆与庄严的三层楼高的柯林斯立柱。

大殿与山门和配殿合围起中式的院落，重檐歇山顶和金色琉璃瓦熠熠闪光，钢筋混凝土预制件模仿木结构的斗拱在当时是国内首创。中式院落身后的藏书楼，阿拉伯式建筑风格同样奇特，两层的楼宇，一层立柱采用中国传统样式，二层则是西洋式样，平屋顶正中设置了一个纤细的八角塔楼，上方覆盖阿拉伯风格高耸的绿色穹顶。从兆桓至今记得，童年时，藏书楼是大人反复告诫小孩子不能入内的禁地，记忆中他从未涉足这里。

红色围墙的遮挡，让这处建筑群显得愈发神秘。

从大学路上经过，视野所见，高耸的屋顶和宏大的体量须仰望才见端倪，而从周边的山丘俯瞰，金色琉璃瓦覆盖的大殿屋顶、阿拉伯风格穹顶以及罗马式建筑的透明中厅，与周边红瓦绿树的老城特色景致辉映，构成了城市全景构图的中心。这样一处特立独行的建筑场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却并未因红墙的遮蔽而变得高冷，而是处平民出没、熙来攘往的城市公共文化中心。

从兆桓的祖父从良弼，一位在青岛开疆拓土的实业家，将这里变为赈济贫困、开展慈善普惠

活动的场所，这里也是当时普通市民进行文化相关活动的中心。从老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冬季，全家都要缝制被子、棉袄和棉裤，因为万字会的日常活动即包括了夏天赈粥两个月，冬季发放棉被、棉袄和棉裤，家人和会员都参与其中。

2006年，青岛“万字会”旧址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功用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不断变更，却无一例外地承续着其最初的城市公共文化属性。1953年，青岛市立图书馆改称青岛市图书馆，迁至此处；1965年，青岛市博物馆在此建立；2021年，原青岛市美术馆、青岛文化研究院重组成为青岛市美术馆（青岛市艺术研究院），一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新的嬗变正在这里发生。而一年前那次故园与故人的重逢，则是一个意味深长、富有关回色彩的开端。

那次故地重游，从兆桓带来了一场昆曲讲座，美术馆三进式院落中那座曾经的藏书楼，则变身为一个青岛籍艺术家作品的主题展厅。从老也第一次打破禁忌，作为普通观众，进入那里。

不久前，中式大殿前的山门，也有了新动静——打开了别致的花窗，开启了又一个新空间——青岛市美术馆和青岛市图书馆共同创建的首个艺术类图书“分馆”进馆，供“游园者”阅读、小憩。这处黄瓦红墙的院落将形成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综合性公共文化场馆，它的功能将不断拓展、放大、衍生，在大学路上继续延展与接续一座城市理性而自由的文艺空间。

听老建筑讲故事



■罗马柱廊式建筑。

本版摄影 王雷

他把自己的情感记忆转化为画布上浓烈饱满的呈现——

周仕超：携色彩渲染的乡情走向世界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58



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当天，走进青岛金石博物馆的人们迎面撞入一片色彩的海洋。恍惚间，山海、建筑、树木、人物，亦真亦幻，若隐若现，一幕幕气象氤氲的风景，青岛人似曾相识……那天，油画家周仕超引领众人进入他构建的缤纷世界，那一方世界里，他对于这座城市的情感记忆如同画中的色彩一样浓烈饱满。离开青岛近40年，他的创作中总能找到一抹青岛的颜色光影。

和绝大多数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周仕超的童年没有水彩笔、蜡笔，甚至纸本一类的文具都很缺乏。喜欢画画的他常常常用粉笔、滑石和红砖头作画，而父母最早发现孩子的天赋时，是见他仰头反复看窗外电线杆上的一盏灯，然后把它画了出来。或许那盏出于幼小的观察力的路灯所散发的光晕，已预示了未来画家对于色彩与生俱来的敏锐度。

上世纪80年代的山东艺术学院，写实绘画仍是美术教学的主要内容，设计系壁画专业学生周仕超那时最常去的地方，是学校的外文阅览室，众多新鲜的绘画风格让他眼界大开，印象派带来的视觉冲击尤其令他着迷。他也开始尝试改变，从“千人一面”的传统绘画模式中挣脱出来，另辟蹊径。这种自我蜕变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留校任教。

周仕超始终笃定，好的作品一定不是单纯的炫技，也绝非一味的媚俗，首先是创作者真实情感的表达与抒发，这也是他选择绘画作为终生职业的理由。“我一直坚信，绘画的价值在于作品要有独到的绘画语言。”若干年后，法国著名批评家克劳德·达拉斯在周仕超的传记中理解了画家的语言：“周仕超的画就会沉浸在与世无争的自由中，他的色彩如锋，开辟心中激昂的浪

花……”他评价周仕超的画：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2013年，法国著名批评家克劳德·达拉斯抵达周仕超的故乡青岛，看过这里的山海景致，与周仕超昔日的良师益友交谈过后，这位评论家坦言：周仕超的创作中无疑有他童年生活的场景和那时既已开始的绘画思考的映照和表达。他的绘画受到他所在环境的影响，而已不拘泥于印象派的表现手法，他更愿意将其定义为一位色彩主义画家。

也正是在这场法国展览上，周仕超结识了当时已79岁高龄的法国南方表现主义艺术家盖伊·杜蓬，并接受他的邀请，共同举办了一场“交响马赛”的联展。这位老艺术家给予周仕超极大的鼓励。他说：“这样的画面正是许多法国画家想要寻找的感觉，在你的画里看到了。你的作品既有西方色彩的感染力，又有东方的理念和视角，这对我很有启发。”

在诸多画界同仁中，周仕超其实最为认同的，还是自己的同乡、前辈艺术家杜大恺先生的“判断自己真正想做的。”面对架上绘画是否已经过时的追问，周仕超十分笃定地表示，“绘画永远不会过时，我的东西越来越简单，更加抽象放松，自由唯美，由繁入简。这个时代很好，花样越来越多，有很多可能。而重要的是，人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坚持自己真正想做的。”